

王承烈其人其诗

图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文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

清末海南文化大家王国宪在《琼台耆旧诗集·序言》中说：“琼台风雅，开自南宋，其专集之传，亦始于南宋。至明而人才辈出，名臣名儒先后相望，有‘海滨邹鲁’之称。”有明一代，琼人著作专集之丰，多达百数家，可谓盛极一时。故论及海南文化，后人大多“厚明而薄清”。

薪火相传，清代诗作也不少，大多“手抄传本私藏于家，无一出而问世，则其品学之高，无好名心，已可想见也”。王承烈就是如此。王国宪说，曾祖父“家居课徒，主讲琼台，才俊之士多出其门”，其“联吟唱和，流风遗韵犹有存”。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达士巷清末海南文化大家王国宪故居里的王承烈画像。王国宪是王承烈的曾孙。

以诗论著

王承烈，字昭甫，号扬斋，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嘉庆六年（1801年）中举，赴京应试未第，遂“以气节文章课士，与诸生论学”。《琼山县志》称他“自少聪隽，博学能文”，时人誉之为“海外清才”。王承烈是诗人也是教育家，“乡（试）、会（试）所举之士，咸出其门”。

王承烈存诗近二百首，他的《读大学衍义补有怀丘文庄公五古百韵》赞“巍巍丘文庄，清淑钟两仪。风气开奇甸，祭酒为人师。大哉斯补作，元气何淋漓”。史载，巡道王锦来琼调考诸生，观察民风民情，读上述百韵诗赞叹不已，选取王承烈为第一名。

丘濬是明代经济史上点数“价值第一论”的第一人。明史《名臣录》称“国朝大臣，律己之严，理学之博，著述之富，无出其右者。”王承烈《读大学衍义补有怀丘文庄公五古百韵》盛赞丘濬的《大学衍义补》是“煌煌大手笔”，对丘濬“以治国平天下之要”为纲，“十传阐奥旨，一理补无涯。纲领宏树立，条目细分厘。齐治均平理，身心意物知”万分敬佩，惊叹丘濬“采辑皆经义，下笔翰藻摛”，认为“宋元以后者，非公究谁其”。

王承烈以五言古诗百韵歌咏丘濬的煌煌巨著，坦言“清高仰遗像，倾慕瞻讲帷。闻语如见人，何必恨生迟”，确是肺腑之言。同时，王承烈对《大学衍义补》论朝廷之政，任官之道，固本之道，理财之道，礼乐之道等也是了然于胸，洞悉无余，然后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赋以诗韵。自言“能遵遗训行，神动自天随”，足见其学养深厚。

学问淹贯，博涉经史，除《读大学衍义补有怀丘文庄公五古百韵》外，王承烈还作《读史》五古四首，以经史入诗，以诗史教学。其《及门询古诗源流，聊成韵语答之》五言律诗十六首，洋洋数百言，纵论西周春秋汉魏六朝三唐两宋诸家诗史，可谓诗中通鉴。

这首以韵语回答门生询问古诗源流的诗作开头从“三百遗篇在，歌吟本性情。当时偶遣兴，后世岂留名”，到“覃溪能补续，竹垞品精详。津逮源流别，师资一瓣香”结尾，全诗共64句，从《诗经》到乾隆间诗人覃溪，鉴古论今，分析精当，读来酣畅淋漓。

古人重视诗教，故有“不学诗，无以言”之说。孔子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诗可以激发情感，可以认识社会，可以结交朋友、互相感化，可以讽刺社会。近一点说，可以侍奉父母，远一点儿说，可以辅佐君王。

以诗论人

作为琼州教育家，王承烈在教学实践中善于以诗作教海门生。观王承烈诸多诗篇，无论是论诗论史，还是论事论人，无一不是斟字酌句，功力深厚，诗句精确，读来朗朗上口，尤其是《琼台怀古》一诗，对琼州先贤逐一评述，明清琼人中无出其右者。

王承烈《琼台怀古》以《马伏波将军》开篇。两伏波将军有功于琼，马援“复立珠崖，完缮城郭，兴修水利，抚境安民，功勋卓著”。诗云：“据鞍谁建汉家功，苦战曾称矍铄翁。拓地筹边山聚米，擎天画界柱标铜。尸归马革情可壮，力压蚩妖气益雄。最恨奇冤成薏苡，不堪惆怅吊孤忠。”马援马革裹尸，为国为民，感人至深。

洗夫人，家世为南越首领。梁大同（535～546）年间，洗夫人保境安民，地方安定。《隋书·谯国夫人传》称她明大体、识大义、安抚百姓，“海南僭耳归附者千余峒”。《谯国夫人》诗云：“犀渠锦伞独南征，岭表妖氛次第平……”洗夫人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了突出贡献，被奉为“岭南圣母”，周恩来誉她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巾帼英雄”。

王承烈诗赞“五公”，《琼台怀古》对李太尉（李德裕）“生度鬼门啼越鸟，长怀帝阙望



飞鸿”深表同情；对李忠定（李纲）“一心报国惟天鉴，垂老生还慰所思”心怀敬仰。赵忠简（赵鼎）身处孤岛，丹心未泯，“一腔忠愤天应鉴，九死炎荒节不磨”。胡忠简（胡铨）虽“锄奸反为暗中伤”，但凛然正气，漠视权贵，“侧身岭海余生在……毕竟权奸天必报”。

景仰苏东坡，王承烈流连五公祠洞酌亭旧址，探访儋州载酒堂遗迹，讴歌苏文忠文化风骨。《苏文忠》诗云：“万里投荒寓此乡，中原远盼认青苍。诗篇何恨愁三黜，世事如春梦一场。笠屐公犹图岛屿，蘋蘩我欲荐馨香。曾经僇耳寻遗迹，亲拜当年载酒堂。”

丘濬是海外神童，布衣卿相，国学大师钱穆评价：“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王承烈《丘文庄》诗云：“五指峰高接上台，灵钟秀毓济时才。经纶自古推班马，著述于今见贾枚。”因为丘濬，所以“沧溟地脉何曾断，文字全将运气开”。

丘濬和海瑞是“海南双璧”，“海南四绝”海忠介号称“忠绝”。王承烈《海忠介》诗称海瑞“铁石忠肝”，诗云：“补天谏议寸心丹，九死孤臣万虑攒。自是松筠同劲节，由来铁石即忠肝……”正气堂堂标骨鲠，中流砥柱障回澜。”海外风骨，粤东正气，浩然长存。

以诗论史

王承烈善于以史入诗，如陆机《文赋》云：“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而以诗论史，“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的《琼台怀古》，以诗叙事，以诗颂贤，以诗言教，动之于心，后才有诗，情意真切。

王承烈以诗教课徒，亦自娱乐，《辑拙作成篇漫题二绝》诗题：“漫劳作序求皇甫，岂为揄扬藉大临。传与不传何足计，自家敞帚享千金。为耽吟咏耗精神，欲去还存意转亲。订罢成篇还自笑，不妨覆瓿听诸人。”不求揄扬，不求传世，成篇自笑，然终传世。

言为心声，品行为证。王承烈不愿如左思那样“序求皇甫”，自以为《三都赋》不亚于名家班固、张载，于是请当时名士作序。皇甫谧对《三都赋》“大为褒扬”，豪门士族争相传抄，以致“洛阳纸贵”。此后相互仿效，若有文成，必请有名望之人为之作序。

王承烈雪胎梅骨，不在乎诗集“传与不传”，是否受赞扬，即便用来覆盖瓦罐，也不愿屈尊求序。“覆瓿”，典出名士陆机闻左思作《三都赋》，讥之可“覆酒瓮”。《琼山县志》记载：王承烈“性廉介，家居府治，足不履公门。”他以诗言志，故云“不妨覆瓿”。

王承烈最大的成功是家庭教育，他的儿子王廷傅是拔贡，孙子王沂暄是增贡，曾孙王国宪是优贡，一家四代，均学有所成，都是琼州名士，这恐怕与他的诗教有密切关联。他不想请别人作序，意想不到的，曾孙王国宪却集结出版并序，不只为他，而且为“琼台耆旧”。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咏言。”《毛诗序》也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王承烈把心中的史话诗话化为诗教，他的《扬斋集》不仅影响众多门生，而且影响到后代。诗教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这当是王承烈始所未料。固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达士巷的王国宪故居。斑驳的墙体和古旧的石板路，见证着这里的沧桑和厚重。